

《羈旅雁鳴》

《羈旅雁鳴》第二章采風巴拿馬(續)

第20篇：老兵離家八十年

老兵郜慶福是我旅居巴拿馬20個年頭（1979-1998）的摯友，祖籍河南南陽，是我的小同鄉。

他與1949年隨軍撤退到台灣的老兵一樣，大半輩子過著骨肉皆分離，無家問死生，默望明月思念故鄉而淚下的日子。

民國106年(2017年)10月14日，兩岸開放探親30年，自他民國28年(1939年)從軍報國以來，前後79個年頭，未曾回過他的故鄉。民國107年(2018年)6月11日，以98歲高齡，終老於巴拿馬(1)

郜慶福，民國10年(1921年)11月24日，誕生於河南南陽武侯祠以西10里的一個農村。郜家在南陽本是望族，自其祖父一代，家道中落。其父育有四子一女，郜慶福排行老三，上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兒時的他是個過動兒，結夥打架滋事是常態，父母拿他毫無辦法。

民國19年(1930年)，經其舅舅的一位河南登封同鄉，推薦至嵩山少林寺拜師習武長達八年，學得一身少林功夫，並且讀完論語、孟子。(2)

民國26年(1937年)夏天，少林寺的一場火災，燒毀了面南一邊的禪房及臥房。接踵而來的是，家鄉傳來郜慶福的父親過世的消息，他兼程奔喪，受戒剃度延期。

回到家中，看見臥病在床的母親，他一頭栽到媽媽懷裡，痛哭失聲。此時的郜家，大姐已遠嫁信陽，大哥在湖北襄陽為一家商行當帳房，眷屬也遷居襄陽。兩個弟弟在縣城當學徒，也不常回家。在母親軟硬兼施、頻頻勸說下，未料生性倔強的郜慶福，順應了母意，打消了剃度出家的念頭。

隔年(1938年)春節前，他與鄰村指腹為婚待字閨中的薛姓姑娘結為夫妻，次年生下一女。

民國28年(1939年)9月18日，郜慶福清楚記得，兩名低階軍官、五名士兵，由鄉長陪同，來到一處桑田，對正在田中工作的郜慶福夫婦，說明來由。

郜慶福被帶往一處新兵訓練中心，隸屬國軍第13軍(軍長張雪中)，被編入新編第1師。鄉長安慰哭倒在田中的郜妻，鄉公所每季會發放征屬安家費，照顧生活。(3)

到了新兵訓練中心的郜慶福，情緒起伏跌到谷底，惶惑、驚愕、憂鬱、沮喪、憎恨，甚至衝動到想要大開殺戒。這不是個案，而是普遍的現象。當時政府沒有一套完整的兵役制度，引起諸多的民怨。

軍方無奈於事實的存在，對待新兵只能用嚴明的紀律和鋼鐵般的訓練教化。訓練中心的政治教官，更以淺而易懂的史例，說之於理，動之以情。

郜慶福比起其他同袍，悟性較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念頭轉變。這跟他在少林寺學習武禪有關。受訓期間表現特別的優異，結訓分發由二等兵擢升為下士副班長。

民國30年（1941年）1月底，日本軍基於以戰養戰策略，對民生及戰略物資最富足的河南南部地區，發動豫南會戰。國軍第5戰區(司令官為李宗仁)動用18個軍25萬兵力，對抗日軍6個師團、1個旅團、兩個戰車聯隊，兵力15萬人(全軍總司令為園部和一郎)。

日軍沿平漢鐵路，由武漢北上，與國軍第13集團軍(司令官為湯恩伯)激戰於舞陽，第2集團軍(司令官為孫連仲)及第33集團軍(司令官為馮治安)兩軍支援圍攻，日軍潰敗而退。

此役郜慶福初生之犢不畏虎，帶領弟兄衝鋒陷陣、陣前殺敵，虜獲日軍軍車一輛，擊斃日軍十餘人。深得長官嘉許，記戰功一大功。(4)

豫南會戰始於民國30年(1941年)1月24日，終於2月13日，全程21天，國軍大敗，是抗戰中期的一次重要戰役。

這年夏天至民國32年(1943年)春天，河南發生大旱災，大部份地區絕收。大旱之後又造成蝗災，飢餓遍及全省110個縣市，餓死300萬人，消息一直被封鎖，直到抗戰勝利之後。

陸軍新編第1師，也就是郜慶福服役的部隊，駐防在禹縣、伊陽一帶。部隊嚴重缺糧，一日三餐改為兩餐，兩餐均為地瓜稀飯，蘿蔔乾視為佳餚。

相反地，日本軍隊雖然受到影響，但後勤補給無缺。這年台灣稻米盛產，由高雄港運往廈門，再北上河南，到達日軍駐地。民國27年(1938年)5月，日軍就攻下廈門，一直佔據到抗戰勝利。

民國30年(1941年)秋天，由於沙門氏桿菌的傳播，國軍部隊受到俗稱腸熱病，也就是傷寒的威脅。郜慶福連上的官兵，一半以上受到感染，戰力嚴重受到影響。若不治療，會造成小腸出血穿孔，甚至死亡。

在那個年代，國軍醫藥嚴重缺乏，如此普及性的感染，醫官也束手無策。郜慶福得自於中醫舅舅的一點醫學知識，帶領連上弟兄，到山□捕捉野狗，燉煮而食，死馬當活馬醫，居然逐漸康復。(5)

豫南會戰之後，郜慶福被整編至新編第8師，屬第14集團軍(總司令為劉茂恩)，民國30年(1941年)5月7日至6月2日，參加晉南中條山會戰，英勇殺敵負傷，成二等殘。療傷數月後，改派至新編22師(師長為邱清泉)，屬第5軍(軍長為杜聿明)。

民國30年(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次日國民政府對德、義、日宣戰。

民國31年(1942年)1月3日，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成立，蔣中正委員長任最高統帥。

民國31年(1942年)2月16日，國軍第5軍、第6軍、第66軍，奉派至緬甸，支援英國軍隊作戰，因此郜慶福隨軍到了緬甸，成為第一批中國遠征軍的成員。(6)

部隊由滇緬公路進入緬甸，由於郜慶福年輕、反應靈敏、學習力強、能擔當重任，被分派到輜重連，擔任駕駛兵，負責槍砲彈藥、重裝備及軍需用品的運輸。行駛在雲貴高原經過滇西縱谷，這條崇山峻嶺、蜿蜒千里的中緬公路上，入境緬甸。

這條由國人自行測量設計建築，動用工兵部隊及百萬民工，耗時近四年的抗戰運輸通道，起自雲南昆明，終至緬甸臘戍，全長1453公里，建於民國27年(1938年)春天，民國30年(1941年)全線貫通。

到達緬甸的各軍部隊，分區暫駐在臘戍、麥苗、曼德勒(Mandalay)等英軍營房，數月後有了自己的營區。

國軍入緬初期，士氣高昂、鬥志昂揚、前仆後繼，多次擊敗日軍，獲得同古、仁安羌、西塘河谷、棠古等地爭奪戰的勝利。(7)

國軍派出遠征軍赴緬，目的在確保印緬國際通道及中國後方安全。英軍目的則在利用國軍，掩□撤離緬甸保住印度。

再來指揮官史迪威指揮無方，與英軍協調不力，經半年的慘烈戰鬥，國軍傷亡慘重。主力不得已，奉最高統帥蔣中正令，越野人山轉進回國。

之前4月19日，新38師師長孫立人，指揮第113團團長劉放吾上校，率領三個步兵營，兵力僅1121人，奇襲仁安羌日軍第33師團。因戰術運用成功，以寡擊衆，日軍慘敗，倉皇撤離。解救了被圍英軍第1師7000餘人，及被俘記者、教士等500多人。獲得國際媒體廣為讚揚報導，孫立人一戰成名。

此時的郜慶福已被擴編至新編第1軍(孫立人擢升為軍長)，隨部隊開赴印度，在戰車第1營開坦克車，頗受營長趙振宇的賞識，晉升為上士班長。

在緬甸期間，郜慶福有三件事情，記憶深刻。(一)，初入緬甸在英國軍營用餐，官兵不習慣西餐牛奶、起司、咖啡，也不知如何使用刀叉，近三分之一官兵腹瀉。

(二)，中英舉行同樂晚會，郜慶福表演少林氣功，將一個5磅重的花瓶，吸離桌面二呎，在空中停留一分鐘。並臨時起意，一人空手格鬥英軍四人，英軍個個被擡倒在地。

(三)，民國31年(1942年)3月，同古之役，國軍大□，救出日本《兵站指定慰安所故鄉》，包括來自朝鮮、台灣、中國大陸的數名慰安婦。中英雙方組成專案小組，了解日軍強征慰安婦的事實，為歷史作了一次見證。(8)

中國遠征軍新22師及新38師撤退至印度後，進行擴編為新1軍，軍長為鄭洞國，後為孫立人。民國33年(1944年)年初，國民政府空運第14師及第50師，編成新6軍，軍長為廖耀湘，國軍駐印總兵力達到10萬人。

與其同時，國內在雲南，第11集團軍及第20集團軍，組成二次遠征軍，由衛立煌指揮，於5月11日強渡怒江，向日軍發起攻擊。

民國33年(1944年)3月3日，國軍駐印度部隊，進入緬甸，成功突擊日軍第18師團。兩日後，一舉攻下孟關，然後勢如破竹，3月9日攻下瓦魯班，8月1日攻下密支那。此時，十萬青年十萬軍，加入了遠征軍行列。

民國34年(1945年)1月27日，駐印國軍與二次遠征軍會師於緬甸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恢復了中華民國西南的國際通道。

在此之前，將近兩年時間，為確保後方安全，維持國際補給線暢通，所有援華物資，均由印度以美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國內，號稱《駝峰空運》。(9)

隨部隊到達印度的郜慶福，進駐藍姆伽(Ramgarh)美軍訓練基地。立即換裝並接受為期三個月的密集訓練。開訓典禮由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及廖耀湘、孫立人兩位軍長共同主持。

開訓典禮前，官兵接受換裝，中正式步槍改為湯姆生衝鋒槍，布帽、草鞋換成鋼盔、皮鞋。棉質軍常服，換成輕便的卡其布軍便服。尉級軍官每月可領薪餉美金30元，士官20元，士兵10元(民國42年時，國軍一名陸軍上士，月薪是新台幣30元，1美元可兌換新台幣40元)。

郜慶福接受美軍教官的坦克作戰訓練，受訓時數比一般官兵多出四分之一。教練坦克為美製M3A3，作戰時則為M4A4。

每週六下午及星期日放假，官兵多半在營區內的美軍官兵俱樂部活動。也可外出至藍姆伽市中心逛街、用餐、採購。

由於郜慶福□於學習、領悟力強，沒多久，就能用英文簡單句，或單字或肢體語言，與美軍交談。(10)

民國30年(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華民國對日抗戰進入後期。民國33年(1944年)春，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一再失利，敗象已露。國軍在亞洲戰場上英勇殺敵，與美英同盟國協同作戰，反攻滇緬，打通了中印國際公路。

郜慶福回憶在印度開戰車，反攻緬甸的往事，在五次攻城戰中，戰車打前鋒，步兵通信兵隨其後，戰機情搜掩□在空中，(遠征軍戰車營，配備無線電通信車五輛，可與空中聯絡)，有三場戰役記憶猶新。一，民國33年(1944年)2月，在緬甸北部胡康河谷，與日軍激戰三日後，佔領孟關。

二，民國33年(1944年)3月，瓦魯班戰役大□，擊斃日軍大佐(團長、步兵聯隊長)兩名，中佐(戰車兵聯隊長)一名，及官兵450餘人。並擄獲日軍第18師團(司令官為牟田口廉也)關防等重要文件。

三，民國33年(1944年)12月10日，戰車第1營，在密支那附近叢林，涉水搶攻日軍八莫基地，完成任務。

民國34年(1945年)5月1日，國軍支援印緬英軍光復仰光。中華民國駐印國軍，奉令返國。郜慶福隨軍回到昆明，這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9月9日在華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南京陸軍官校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投降。(11)

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最終以慘勝結局，國際及國內輿論醞釀裁軍，這對八年抗戰精疲力盡，極須恢復元氣的國軍而言，無疑是個佳音。此時離家已經六年的郜慶福，極欲解甲返鄉與家人團聚。

無奈抗戰勝利後的次月，中國共產黨發動全面解放戰爭，民國34年(1945年)年底，內戰就在東北開打。使得原本應該在戰後進行建設的中國，失去了和平的機會。

國民政府迫於現實，非但沒有裁軍，反而擴編部隊。

有《天下第一軍》美譽的遠征軍新一軍，奉令調往東北打內戰，郜慶福因此就到了遼寧錦州。(12)

郜慶福在東北參與了兩次戰役，一為四平街會戰，一為長春保衛戰。四平街又稱四平市，位於東北松遼平原中部，1946年時人口只有10萬人，中長鐵路與四梅鐵路交會點，東北的軍事重鎮，蔣介石曾說沒有四平就沒有東北，毛澤東在四平會戰中，曾下達近十道緊急命令，不惜代價務必攻下四平。

中共軍在林彪的指揮下，動用了30萬兵力，與國軍新一軍、新六軍、青年軍等七個軍28萬人對抗。

此時的郜慶福已是新一軍戰車連的一名少尉排附。

在四平街會戰第一次回合中，孫立人的新1軍，只動用了一個團，就頂住了林彪4個師2個團的圍攻，提起孫立人林彪就聞風喪膽。

在以後的三次回合中一次比一次激烈，第四次回合中，中共啓用人海戰術，驅趕百姓打頭陣，屍體堆集如山。如此慘烈，國軍已不忍心再戰，郜慶福當時淚流滿面，無法扣動板機，奉令撤退。民國37年(1948年)3月13日，四平市淪入中共手中。會戰自民國36年(1947年)6月11日起，一共277天。(13)

四平街會戰之後，遠征軍新1軍駐印度時的一位翟姓連長，是郜慶福的直屬長官，奉調新7軍，郜慶福跟隨這位翟連長，也到了新7軍，駐守在長春。

民國37年(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解放軍向長春圍城，指揮官材彪下達上級命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國軍指揮官鄭洞國率領第60軍及新7軍抵抗，並實施宵禁，平民不得出城。

長春位於四平市東北方約100公里，伊通河在其東，各支流經過南門、五虎屯、西北門，可說是四面皆河。解放軍動用20萬人，將長春城團團包圍，在戰術運用上確是上上之策。

解放軍在城外挖掘戰壕，切斷供應給城內的地下水，長達五個多月，國軍彈盡糧絕，平民16萬人活活被餓死，仿如人間地獄。國軍數度突圍，均未成功，郜慶福是少數脫困的散兵之一。長春圍城國軍傷亡慘重，東北情勢急轉直下，10月18日長春失守，11月2日瀋陽、營口□共，11月12日錦州10萬國軍被困，部分突圍成功，解放軍佔據整個東北。國共第二次內戰，中共發動三大解放戰役之一的遼瀋戰役結束。接下來就是平津戰役及淮海戰役(徐蚌會戰)。

民國36年(1947年)9月16日，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重建於福建馬尾，有六個陸戰營直屬於海軍總部，郜慶福這名散兵，被收編至第3營，民國38年(1949年)3月19日，海軍陸戰隊第1師成立，郜慶福服務於第1旅2營移駐海南島，民國39年(1950年)5月，國軍撤離海南，郜慶福到了台灣左營。(14)

郜慶福在台灣工作了15個年頭(1950—1964)，在陸戰隊第1旅服務期間，以少尉軍階擔任該旅外島官兵聯絡室中的一名聯絡官，常駐高雄碼頭。

政府遷台初期，頒佈《大陸來台軍士官全面補辦核階任職條例》，他因沒有軍事院校學歷，被核降為陸戰隊上士。民國44年(1955年)調往海軍軍官學校，車輛調度室任職，當時的校長是宋長志少將。

郜慶福工作之餘，常結伴至高雄旗山，今高雄休閒農場附近獵殺野豬，成了同胞加菜的美饈。

郜慶福是個老饕，也是一位烹飪好手，尤其是海鮮料理，是在高雄旗津一家海鮮餐廳拜師學來的。(15)

民國44年(1955年)4月，當時郜慶福仍在陸戰隊第1旅，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中華民國，參訪左營海軍軍區是行程之一。

國防部康樂總隊巡迴康樂隊，受邀在左營四海一家演出，節目精心製作，除了雜技、魔術外，還安排了40年代美國流行歌曲演唱，及50年代美國時尚舞蹈。

當晚四海一家，中美將領雲集，雷德福上將伉儷，心情愉快輕鬆。節目最後，全體演藝人員表演當年的美國熱門運動扭扭舞。邀請台下貴賓及官兵同歡，雷德福的夫人，興緻盎然，臨時起意上台。沒想到郜慶福也跳上舞台，與雷德福夫人共舞。台下一片鼓掌叫好歡呼。海軍總部政治部主任，卻顯得有些緊張，生怕郜慶福會失態，出了差錯。居然雷德福夫人稱讚郜慶福的舞姿優美，翩翩曼妙。當時聯勤總司令黃仁霖也在現場，對郜慶福這位國軍士官的□巧、氣概，表現的優秀，留下深刻印象。(16)

黃仁霖有一位在抗戰時期勵志社的廖姓舊屬，廣東蕉嶺人，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畢業，退役後與兩位昔日袍澤弟兄，在高雄旗山合開農場。與當地農民互動良好，切磋農技，產銷皆有成績。

民國46年(1957年)夏天，黃仁霖伉儷受邀至農場避暑，享受山林之秀，田園之美，品嚐山珍野味。

某日在旗山老街，黃仁霖等一行人，在餐館用餐，巧遇入山打獵歸來的一夥人，也來用餐，手中還提著野兔、山雞。黃將軍一眼就認出郜慶福在其內，相談甚歡。

之後每逢春節，郜慶福幾乎都會到台北黃府做客拜年。並親手烹飪一桌佳餚，為黃將軍宴客。其中一道魚翅湯，頗受歡迎。

民國53年(1964年)11月，黃仁霖受命出使巴拿馬，需要一名侍衛及駕駛，黃將軍想到了郜慶福相當適合，於是向軍中借調，郜慶福隨黃大使到了巴拿馬。(17)

甫至巴拿馬時的郜慶福，年僅43歲，正值人生中最具活力的階段。為了職務上的需要，首要之務就是熟悉環境及學習西班牙語。幸得前任馬星野大使的司機，剛退休不久的一位略識英語的巴拿馬人帶路，認識了由大使館前往機場、總統府、外交部、美國南方軍司令部等地的行經路線。

大使館內有一位小郜慶福近20歲的薩爾瓦多籍，擔任雜役的安娜小姐，工作勤快、為人和善，看見郜慶福眼神炯炯、反應敏捷、體格健碩，留下良好印象。在郜慶福的請求下，她很樂意義務擔任西班牙語老師。不出數月，就可以用簡單西語與人交談，但陰陽不分、時態混亂，鬧了許多笑話。

大約是1965年春天或是1966年夏天，召開使節團會議，在巴拿馬酒店大廳，郜慶福認識了兩位新朋友，分別是美國大使及日本大使的座車駕駛，當時中華民國與美國及日本，均有外交關係。(18)

安娜是一位自恃，不屑依賴他人庇護而營生的人，又是一個厲行克己，耿直寬宏與真愛的女性。但是她遇人不淑，令人費解。

她一生有過三次婚姻，為前兩任丈夫，七年之中生了五個男孩。兩個大男人都沒有正當職業，又很縱情，見一個愛一個。夫妻離後，孩子歸母親撫養，孩子的爹一走了之，不知去向，生活的擔子全壓在安娜身上。郜慶福見狀，不時給予經濟上的支助，安娜自然是感激不盡。(19)

民國58年(1969年)12月16日，一次軍事政變，杜里荷上校取得政權，選擇拉卡斯(Demetria Basilio Lakas)當總統，杜里荷升上了將軍，成為巴拿馬共和國實際領導人。

民國59年(1970年)11月，黃仁霖大使在官邸宴請拉卡斯總統，由郜慶福協助廚師烹製海鮮酒宴，安娜也一起進廚幫忙。

各菜式均去刺、去骨、去殼，以迎合客人飲食習慣。席間主客談笑風聲，相當盡興。

拉卡斯總統對三絲魚翅羹，頗為偏愛。並對烹飪方法及食材進行瞭解。更對郜慶福的廚藝，讚譽有加。

哪曉得第二天一大早，總統府的御廚，將一箱約20磅的新鮮沙魚魚翅，送到大使官邸，請教郜慶福親授三絲魚翅羹的製作方法，弄得大家啼笑皆非。(20)

黃大使對這位一大早就來到官邸的總統府廚師，非但沒有不愉，反而愉快地進行了交談。原來這位廚師還受過專業訓練，結業自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一間知名的廚藝學校Coquus Escuela de Cocina。

黃大使於是召來郜慶福與他認識，雙方可以切磋廚藝。因此郜慶福也學會一兩樣西班牙名菜，包括西班牙海鮮飯和安達盧西亞冷湯。

大約是1975年左右，拉卡斯總統任期最後一天，別出心裁地邀請了兩百多位，全國各地貧困家庭的殘疾兒童及孤兒院的孤兒，到總統府參觀，鼓勵孩子們努力求學，做一個對巴拿馬社會有貢獻的人，並且與孩子們共同午餐。

這次午餐會，郜慶福應邀至總統府，為孩子們做了五百多根春捲。中式春捲在巴拿馬很受喜愛，孩子們吃得津津有味。(21)

安娜1964年認識郜慶福，因為同事的關係，彼此有了深一層的瞭解，兩人不由自主的，一天一天換來了真感情。彼此都很在乎對方，相互理解照顧，所有的討好，都化為深愛。

1971年，郜慶福已經50歲了，安娜35歲上下，正值花樣年華。郜慶福考慮到後半生的生活和安娜的歸宿，在反攻大陸無望，又值大陸文革期間，不可能與故鄉的妻子重逢的狀況下，他決定與安娜結為連理。

安娜帶著五個孩子，最小的才7歲，搬進郜慶福在San Felipe區一間兩房一廳，租來的平價屋內，郜慶福做了一個五個孩子的現成爸爸。(22)

面對這個新組成的七人家庭，經濟的壓力是最大的問題。輟學在家的老大、老二，已讀完六年級，老三、老四、老五，尚在公立小學讀書。夫妻倆最大的願望，是五個孩子至少能夠完成高中教育，未來十年將是最艱困的時期。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安娜辭去了工作，在巴京公共市場Mercado Publico附近，租得一個小舖頭，擺攤售賣以炸雞、炸魚、炸薯條、鷄飯為主的大眾食物，加上郜慶福自做的春捲、雲吞，種類近十種。由於迎合當地人的口味及服務親切，生意不俗。

正因為生意不錯，引起心生歹念的兩名小賊俟機搶錢。不巧，正好遇上到店上幫忙的郜慶福，三兩下功夫打得小賊落荒而逃。(23)

1975年，郜慶福已經54歲，這年2月13日，安娜為他生了一名男孩，他激動落淚。黃仁霖大使給孩子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郜有成。與其同時，黃大使接奉退休人令，郜慶福也中止了軍職外調的身分。

郜慶福面臨去留巴拿馬的抉擇，受限於現實的環境，他不可能回台灣，只好留在巴拿馬。

為了一家人的生計，黃大使介紹他到紐約皇后區一家中餐館當廚師，兩年下來雖然攢了一點錢，但是思親心切，又回到巴拿馬。

巴拿馬僑領鄭冠英在巴京開了一間頗有名氣的中餐館，青睞他的廚藝，延聘他到文華酒店當二廚，解決了失業的問題。(24)

1978年郜慶福親生的兒子已經三歲，視為己出的五個孩子，老大、老二、老三，皆自高中畢業，且找到一份能夠養活自己的工作，沉重的生活擔子，輕鬆了許多。

由於長期工作在廚房，受到油煙的熏蝕，視力受到嚴重傷害，醫生囑咐不能再工作下去，否則有失明的可能，於是被迫辭去文華酒店的工作。

沉寂了一段時間，1980年我在台北認識的一位商界朋友范金城先生，到巴拿馬來推銷手錶及其配件，想要物色一位推銷員，擴展業務，我把郜慶福推薦給了范金城。(25)

當了推銷員的郜慶福，像初期的台商一樣，拿著007手提箱，走遍巴京各鐘錶店，挨戶推銷，這種早出晚歸、風餐露宿的日子，一晃就是三年。生意雖說不如預期，但勉強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此期間，經營的小吃店，且因生意競爭，安娜體力不能負荷而歇業。老郜(郜慶福)又面臨家庭經濟的壓力，以至寅食卯糧。

1983年，排行第六的小兒子，已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老四、老五也進入初中。正值青春期的老四，卻因與同學談戀愛，傷了感情做出胡塗事，從50公尺高的美洲大橋，一躍而下，結束了生命。留下一封家信，尤其對這位視如親爸爸的老郜，感到愧疚。

這個家庭渡過了一段極為暗淡傷痛的日子，安娜得了躁鬱症，在老郜悉心照顧和勤於就醫之下，病情逐漸好轉。

老郜對親生子郜有成寄予厚望，一心想培育他功成名就，基本上能夠大學畢業。更希望孩子能夠接受一些中華文化，能說一些中國話，看懂一些中文。

老郜給孩子上第一堂中華文化課，是用講故事的方式傳授。用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篇》，《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當時老郜給我講這段故事時，我很驚訝，孩子能領會嗎？老郜說，孩子似懂非懂，多講幾次就會懂了。對我而言，我只有這一點點學問。想當年我在少林寺學習時，因為背誦不出這篇孟子見梁惠王，被師父罰跪兩個時辰。(26)

民國76年（1987年）10月14日，中華民國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開放《大陸探親政策》，次日，行政院通過這項政策。11月2日，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辦理探親登記，首批老兵於38年後，回到大陸故里。

1949年政府遷台，隨政府赴台的200萬名國軍、公教人員及眷屬，就斷絕了與滯留大陸親人的聯繫。被諺稱為《外省芋仔》的遊子而言，基於兩岸情勢的和緩與交流，此項大陸政策的實施，其意義與作用不容忽視。

與其同時，老郜的家庭卻在妻子病中、自己待業、孩子在學，經濟拮据的處境中，現實打斷了他的探親之路。

老郜日日以酒解愁，長夜不能入眠。頗有范仲淹筆下《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情節。(27)

1989年12月20日，美國發動巴拿馬戰爭，重創巴拿馬的經濟，政府實施外匯管制，銀行凍結客戶存款，每人每月只能領取生活費美金50元，老郜一家人在此艱困的環境下，銀行存

款最多只能維持半年，這個一家之主如坐針氈。

大約是1990年2月初，老郜到報社來找我，將他的情況告訴了我。使我吃驚的是，他結束軍職外調身分後，已屆士官退役年齡，卻沒有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報備。事隔已經15年，國防部可能將他列為失蹤官兵名單，如想領取退休俸，將是一項艱難複雜的路程。我建議他，去找他的老長官宋長志大使。(28)

老郜邊講邊回憶他的從軍歷程，我一面聽一面作筆記，整理出一份約600字的報告，陪老郜到大使館覲見宋大使。

事先與使館秘書約好了時間，到達時宋大使正在會客，我們在會客室外等候。宋大使送走了客人，立即召喚我們直接到他的辦公室內談事情，宋大使沒有把老郜當客人看，正因為老郜多年前是他的舊部屬。

宋長志大使看完了報告後，親切地詢問了老郜的生活情形，並且說：我可以試試看，給你爭取。當即指示副武官李建國少校，兼程赴台北國防部及輔導會接洽辦理。我們看到了一位四星上將，在他的辦公室內，與一名陸戰隊上士，溫馨對話的場景。

不到一個月好消息傳來，老郜接納建議，摒棄一次全領，改為每月領取，按八成發放，半年領取一次。兩個月後，老郜收到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巴拿馬分行近2500元美金，首次電匯款。老郜相當激動，直呼宋大使萬歲。這筆半年期首次款，在當時巴拿馬的物價指數下，對老郜來說，可以支撐家計了。(29)

民國79年(1990年)12月，宋長志大使因健康因素，回任總統府戰略顧問。這是中華民國延續清廷宣統元年(1909年)12月6日，與巴拿馬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81年以來，邦誼最為友好鞏固的時刻。

宋大使離任前，贈送老郜玉照一幀，民國80年(1991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那天，老郜參加完大使館暨僑學各界的升旗典禮之後，將宋大使玉照置於案檯之上，每日晨昏向宋大使行舉手禮致敬，並云：報告大使，老兵郜慶福，向您問安了。

民國91年(2002年)8月21日，宋大使病逝台北，消息傳抵巴拿馬，老郜哀思落淚。從此，案檯上多了兩幀照片，國父孫中山先生像居中，先總統蔣公像在其左，宋大使像在其右。老郜晨昏問安從未中斷，從舉手禮改為行三鞠躬禮，每逢年節生辰忌日，備香燭素果祭祀。(30)

民國106年(2017年)6月12日，巴拿馬共和國背棄了維持近108年邦誼的中華民國，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各單位暨僑胞，在大使館16樓頂樓陽台，在曹立傑大使主持下，舉行降旗典禮高唱國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國旗歌聲中徐徐下降。在場百餘人個個淚垂襟，悲憤情傷。人群後，傳來抽泣聲，正是老兵郜慶福，掩不住心中悲痛，振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然後嚎啕大哭。

一年後的民國107年(2018年)6月14日，老郜以97歲高齡辭世巴拿馬。

民國106年(2017年)11月24日，中國國民黨建黨123週年，適逢老郜96歲生日。老人預感來日不多，在友人為他舉辦的慶生會上，說出他的生日感言。

他民國28年9月離家，已近80年，從未回過故里。其間參加對日抗戰，並遠赴印緬作戰，再經國共內戰，前後12年，於1950年到達台灣，一直服務軍旅。1964年隨黃仁霖大使來到巴拿馬，迄今也有53年。自知老邁無法還鄉，空留遺憾。在外飄泊八十年，處處無家處處家，我思思念念中國大陸的那個故鄉，也會在夢中，找尋到我酷愛的台灣。

我信佛，活到這把年紀，有妻有兒有孫是老天爺的恩賜。領悟出《山川異地，日月同天，寄諸佛祖，再生來緣。》，我期望吾子有成，名如其人，做出一番事業，不忘自己是巴拿馬人，也是中國人。如有機緣，帶著媽媽孩子，作一次寶島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尋根之旅，去看看當年我生活過的高雄旗山左營，以及咱們的老家河南南陽。(31，本篇完)

第21篇：

兩部電影看僑心

民國67年（1978年）12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中共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次年開始落實。

在此一政策下，有著海外關係的大陸人士，以探親、依親方式，一批批到達巴拿馬。個個憧憬未來有個安定自由幸福美滿的生活。

這些人多半經歷是過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對過往在民粹主義思想影響下的階級鬥爭、對立批判，回想起來有如一場驚恐的夢魘。

1980年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經濟快速發展，不到十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各行各業齊頭並進，其中包括影視產業。

1981年，台灣的中央電影公司發行了兩部反映大陸社會及文化大革命為背景影片，轟動海內外。一部是《皇天后土》，一部是《假如我是真的》。(1)

兩部電影發行後的民國71年(1982年)10月，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將影片拷貝，寄達包括駐巴拿馬大使館在內的全球駐外單位。

正因為這兩部電影在海內外造成轟動，巴拿馬的媒體也有報導，華文《共和報》也作了影片介紹。華僑引頸期盼，能夠早日在僑社放映。

巴拿馬中華總會每月都會在會所，安排電影欣賞會，放映來自台灣製作的影片，古裝、時裝、文藝、武俠皆有。有關反映大陸文革及社會官僚體系內幕的影片，還是首次。

中華總會議決另租大型場地，優先放映《皇天后土》，情商相關單位支援。

大使館新聞參事舒立彥、僑務秘書吳光定，中華總會秘書鄭華秋、助理吳秀蓮，共和報編撰陳昌智，立即著手放映事宜。並在共和報以8.5吋寬、14吋長的版面，刊登廣告連續一個月。(2)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5月，終止於1976年10月，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下的中國大陸，發生的政治運動。由毛澤東主席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上而下動員數十萬紅衛兵，發動的全方位階級鬥爭運動。

影片《皇天后土》The coldest winter in Peking，由台灣的中央電影公司出品，發行於198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四年。是以國家科學院人士的更替為主軸，將文化大革命和四個現代化，在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的經過為背景，歷經父母、子女三代，長達20年。導演是白景瑞，由趙琦彬編劇，由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主演。

在香港只上映了一天，就被港英政府下線禁映，理由是《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目前已可在大陸社群網站《豆瓣》點閱，2012年曾建置《皇天后土條目》，多次刪除及復元。

為便利僑胞觀賞及場地容量，放映地點選在巴博亞大道，近唐人街附近的大華酒樓。寬敞的大廳，用折疊椅排列，可以容納500餘人。(3)

影片放映時間是下午七時，五點鐘不到就有人卡位，一個小時之內，已坐滿所有座位。始料未及，放映前居然站立者，也近400人，整個大廳擠得水泄不通。人潮繼續湧來，不得不加以管制。

放映過程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影幕上，個個情緒跟著情節起伏。一位大嬸在抽泣，她年邁的父親被鬥得上吊而亡。一位大叔掩不住心中怒火，他的兒子在武鬥中，被紅衛兵拳腳相加活活打死。

中場休息，聽到義憤填膺之聲此起彼落。一位僑團主席感慨萬千地說：這場浩劫，是全體中國人的夢魘，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但願歷史不會重演。

文革發起至今已有53年，漫長的歲月很難撫平人們心靈的創傷。我與一位來自福建的鄰

居談及，如果沒有文革，現今的中國會是怎樣？他的回答是：那就不會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崛起會再慢20年。真會如此嗎？他說得還有點道理。(4)

兩個月後，一部描述中國大陸官僚特權，走後門、行關說等荒謬情形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If I were for real在巴拿馬中華總會大禮堂放映。

故事改編自轟動華人世界的中國大陸著名劇作家沙葉新的同名劇本。台灣永升影業公司出品，王童導演。譚詠麟、胡冠珍、常楓、葛香亭、崔福生主演。譚詠麟因此片獲得1981年第18屆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同時獲得最佳劇情片及最佳改編劇本獎。

《假如我是真的》劇本，是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第一部大膽揭露大陸當局腐敗的文藝作品，不但驚動了海內外華人世界，也驚動了中共中央宣傳部。

時任中央宣傳部的部長是胡耀邦，對作家沙葉新採取保口態度，反對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保住了沙葉新不被批鬥，但其《假如我是真的》劇本禁止出版及改編演出。

因此這部由台灣出品的影片，在巴拿馬僑社如同《皇天后土》一般，在中華總放映時，引來一場近400人的觀賞。並巡迴至巴拿馬中部地區及西部智利基省、北部箇朗中華公所等僑社放映。(5)

兩部影片在僑社放映後不久，我收到自1979年11月我擔任《共和報》編撰以來的第一封讀者投書，敘述他的一位至親，在中國大陸屈就於某縣委書記，使用特權欺壓就範的經過，並說出《權力使人腐化，危害國家至深》的句子。

沙葉新病逝於2018年7月26日，享年79歲。他的女兒沙智紅接受中央社訪問，形容她的父親《一生不為錢活，不為權寫》。

網上瘋傳沙葉新在2009年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第4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內容：權力使人腐敗，使人愚蠢，使人折騰，使人殘忍。不為權力寫作，不為權力的意識形態而寫。

沙葉新更進一步的說：一個稱職的作家，一個有尊嚴的作家，一個真正想為這片多災多難的熱土、為你深愛著的人民寫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須要獨立蒼茫，頂天立地。天馬行空，無傍無依。無拘無束，豪放不羈。不當奴才，不做工具。敢想敢說，敢於直筆。

沙葉新的這番話，是在十年前講的，迄今仍然發揮了影響力。可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下的中國大陸，言論自由的尺度開放不少。(6，本篇完)

第22篇：一生為僑社

服務的吳祕書

清光緒25年(1899年)11月，中法越南戰爭之後，法國軍艦開進廣州灣，強迫清廷簽訂《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次年按約落實。

廣州灣，濱雷州半島東北岸，今屬廣東省湛江市。湛江港水深港闊，形勢天成，兼有軍港、商港之美。被法國租用45年，民國34年(1945年)中華民國對日八年抗戰獲得勝利，政府收回湛江。

1920年代，在法國殖民下的廣州灣，有一位世代經商致富的吳府耆老，因健康因素，將事業轉交給三個兒子經營，但么兒對做生意不感興趣，選擇了去法國留學，學成後在殖民政府，當上了一位事務官，這名法國留學生，名叫吳炳。(1)

美國為快速結束二次大戰，1945年8月6日及9日，分別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新武器原子彈，盟軍勝利已成定局。

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前，法國政府照會中華民國，戰後將租期99年的廣州灣提前歸還中國。

這年七月下旬，在湛江的法國殖民政府發表人事命令，派吳炳前往越南海防，處理一宗與華人有關的偽鈔集團案。這時的吳炳，已是法國殖民政府內的一位副局處長級官員。

到任後的吳炳，公務纏身，除了協助偵辦偽鈔案外，還要處理華僑事務。公務家庭不能兼顧之下，1948年6月，將家眷接往越南。

吳炳妻陳善英女士，帶著四兒一女，離開故里湛江，搭船去了越南與夫婿團聚。

這四兒一女之中，二哥吳光定年僅八歲，幼女吳秀蓮三歲。民國60年(1971年)8月，吳秀蓮成了我的妻子，吳光定成了我的內兄。

1979年至1996年，我和秀蓮在巴拿馬，與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館僑務秘書吳光定，相互支援僑務工作，長達十八年。(2)